

雄鷹的背後人生（下）

・許志傑・

在家中珍藏一幅蔣經國先生在福壽山農場拍攝，並親筆題字指定贈送先父惠存的珍貴照片，還有一張蔣經國先生戴著空軍大盤帽和先父一起合影的特別照片，我曾問過先父：「為什麼蔣經國先生要戴您的軍帽呢？」先父猶如冷面笑匠酷酷回答：「因為他比較矮啊（註一）！」後來才知道先父是唯一一位在蔣中正總統身邊待過的本省籍軍官，父親還私下向我透露

一件當年十分驚險的故事，在早期曾被警備總部列為黑名單的余登發先生（註二），因為生病緣故，欲前往日本治療（當年日本醫療技術較我國先進），但當時出國要警備總部核准方能辦理護照，余老先生曾擔任我們家鄉（高雄縣橋頭鄉）的鄉長，祖父為了協助舊友，專程帶著余老先生到外雙溪家中（職務宿舍）詢問先父能否幫忙，先父二話不說馬上到七海官邸

晉見蔣經國先生並稟報此事，間接透過蔣經國先生稟報蔣中正總統，獲得老蔣總統同意後，交辦警備總部准予放行余老先生至日本就醫，在當時的政治環境，先父可是冒了極大的風險去幫忙（弄不好可能丟官去職，甚至會被當成反動人士）



許銘昌老師和蔣經國先生友誼深厚，曾打趣戴上許老師空軍大盤帽合影，足見共事情誼【照片由作者提供】。



作者家中珍藏一幅蔣經國先生在福壽山農場拍攝的相片，並親筆題字指定贈送許銘昌老師惠存【照片由作者提供】。

說到先父與蔣經國先生還有一件趣事，有一次蔣中正總統在臺北陽明山的「陽明書屋」避暑時，先父與蔣經國先生閒著沒事，就約好一同去爬七星山，登山期間（下午兩點左右）七星山剛好發生濃霧，影響行走視線，他們二人只好坐在登山步道旁，靜候濃霧散去，但是留守陽明書屋的人發現蔣經國先生及先父登山未歸，內心一陣緊張，趕快發動軍憲搜山尋找

兩人（主要是尋找蔣經國先生），直到發現兩人後，才發現他們根本沒有緊張害怕，就只是坐在步道邊聊天而已。

還有一次先父隨著蔣中正總統至日月潭避暑，待了兩週後，有一天蔣中正總統對先父說道：「隔日想去金門視察，先安排專機行程」，先父向蔣中正報告：「如果專機從清泉崗起飛去金門，中共就會知道是總統專機，安全堪慮」，但是當時蔣中正總統就不太高興了，跟先父說道：「怕什麼！就直飛」，先父礙於職責所在，只好下午趕忙到清泉崗基地，借了一架戰機直飛桃園基地，接著驅車趕往七海官邸向蔣經國先生報告此行行程的危險性，建議從清泉崗基地專機起飛先到臺北（松山機場）「假落地」，讓對岸誤以為蔣中正總統已經返回臺北，總統專機接著配合一般軍用交通機起飛時間，低空飛往金門，蔣經國先生同意這個計畫，交給空軍總部負責執行，先父接著趕回日月潭，但是蔣經國先生要求先父別向蔣中正總統報告，避免行程發生變數。

隔日一早，蔣中正總統一行人從日月潭出發，先去成功嶺探視受訓大專生，接著就到清泉崗登上專機，後來在松山機場「假落地」，被蔣中正

總統發現不是直飛金門，聽先父說當時蔣中正總統真的發脾氣了，他第一次看到什麼叫做「吹鬍子瞪眼」，飛往金門的航程，蔣中正總統整趟都不說話了，大家也知道他真的生氣了，一直飛到金門落地後，才發現金防部都不知道蔣中正總統已經到了，蔣中正總統下飛機後，剛好看到尚義機場有輛吉普車，於是笑咪咪地對先父說：「你來開！」

蔣中正總統坐在副駕駛座，後座帶了一位國安局的「龍頭侍衛」，由先父（許銘昌老師）開車載著，就直奔太武山住處，在路上還與金防部安排迎面趕來的車隊交會，先父說：「蔣公（蔣中正總統）當時開心得意的



早期臺灣民主運動先驅余登發先生，被警備總部列為政治黑名單，因疾病需要出國開刀，當時透過許銘昌老師冒險幫助，才順利赴日本治療【照片取自國史館臺灣文獻館】。

很，認為這次行程保密工作做得極好」，到了太武山禁區入口時，執勤衛兵把這輛空軍吉普車攔下，先父在駕駛座上，對著衛兵哨長說道：「總統在車上」，哨長不相信還走過來查看，一看到坐在副駕駛座的蔣中正總統，整個人都嚇傻了，對於這件事，蔣總統日後仍津津樂道。我問了先父：「難道您當時不害怕被處分嗎？」先父說：「正確的事就要做，沒什麼好怕的（註三），再說總統也是人啊！如果保密成功了，相信他也不會怪罪的。」

先父調離士林官邸後，到了空軍第二聯隊任職，在我的印象中，先父的最愛是「戰鬥機」，其次是「跑車」，當時臺灣購買進口跑車的唯一途徑是駐臺美軍（中華民國與美國當時仍有邦交，有些美軍會從家鄉運來代步汽車，調離臺灣原地出售），剛好駐臺美軍與我國空軍來往密切，所以我從小家裡的车子都是雙門跑車，猜想是先父覺得雙門跑車才夠帥氣吧！

在新竹任職期間，先父認識了他一輩子的摯友黃智濃先生，家父剛認識他們夫婦時，還只是一位中校飛官而已，黃叔叔本來在新竹頭前溪的橋頭有店面，專門販售中古車及車輛清潔保養，先父當年常去他那裡洗車

，進而變成無所不談的好友，黃叔叔是先父少數深交的民間朋友，先父曾經告訴我：「人一輩子有幾位知己朋友足矣」，隨著先父的軍中職位愈來愈高，對於朋友的篩選也是愈加謹慎，他曾說：「像黃叔叔夫婦這般敦厚的商人真的不多」，因為黃叔叔夫婦勤儉努力，如今已是臺灣汎德汽車（BMW）新竹苗栗的經銷商了。

先父雖然愛車，但軍人收入有限，卻是從來沒開過新車，一直以來都買中古車來開，就算他的摯友已是兼具財力與名氣的車商，只要願意向黃董開口，肯定能購得優惠折扣的好車，但是先父卻十分珍惜這份友情，不願麻煩黃董事長（不想占朋友便宜或造成對方吃虧），直到退休後才拜託黃董代為幫忙尋找BMW的「中古車」，最後一輛大七轎車還是開了四十餘萬公里的資深老車。

先父的觀念裡，朋友是用來交心的，不能建築在利益之上。為此，家父車子如果故障或需要保養，絕對不去麻煩黃董處理，因為他知道每次去必定是免費或是超低折扣，先父不願意麻煩朋友，所以他的愛車盡量都在臺北維護保養，會去新竹純粹是找老朋友聊天而已，黃叔叔去世後，每年的忌日先父都會親自去新竹致意，

這讓我深刻體會何謂真正的友誼（君子之交淡如水，不麻煩朋友，不計算利益，只有純粹的友情），雖然黃叔叔已經去世了，但是他的公司已由第二代接手經營了。

除了飛行同僚外，先父相交最深的是航空醫官，我曾經問過先父：「為什麼會和航醫們如此要好？」他說：「因為在職場環境中，最沒有利害關係的就是航醫，正因為沒有任何利益瓜葛所以能夠深交」，家父單純的觀念，讓他在晚年罹癌期間，受到完善的醫療照顧，在他離世前幾年，從前在官校擔任教育長期間認識的航空醫官，還特地一起幫他過生日，晚年家父也經常與航醫朋友們，在國內組團旅遊，擁有豐富精彩的生活。

先父當年的空軍同僚、部屬（學弟、學生）都有一顆愛國家、愛空軍的團結情誼，去（一一一）年三二九春祭時，前司令熊厚基上將還特別從他手機中找到一張與先父、羅化平伯伯與馮世寬叔叔三人，在第一聯隊隊慶餐會的照片，當時臺下三位老長輩都笑得開心，這張照片讓人們看到空軍的傳承及情感，羅伯伯是先父在雷虎小組時的領隊，從前先父在第七聯隊任職時，羅伯伯時任空軍官校校長，還特地從岡山駕駛F3教練機飛到

志航基地探望先父。先父曾經跟我說：「我們那個年代的戰鬥機飛行員，觀念是技術掛帥，只要你飛得好，屬下心裡就會服你，如果你飛行能力普通，即使階級再高，屬下對你也只是職務上的尊重，當年飛行員全看飛行技術精湛與否來論英雄」。

記得先父去世那天，我在他的手機裡發現一個「臺東雄鷹」群組，成員都是先父以前在志航基地的同僚或夥伴，是他在辭世前，最後一次參加志航基地故舊所舉辦的公開聚餐才加入的，但幾乎所有人都不知道，先父當時病得很重，當時癌細胞已經蔓延到肺部了，聚會隔日還要去三總抽肺積水，家父在餐會中，還與從前擔任大隊長及聯隊長時期的僚機飛行員們合照，有嚴明部長、陳漢華叔叔、潘恭孝叔叔、張延廷副司令等人，他們都在群組裡面發言，表達對先父的懷念，另外劉榮根大哥寫了一篇追悼先父的文章，並提供許多有父親在內的珍貴照（影）片，讓我深刻感受到空軍大家庭的深厚情感，我們身為家屬，也更加瞭解先父的軍旅事蹟，在先父出殯前，就連前國安局長彭勝竹將軍（不曾和先父共事過），也親自致電關心，深深覺得先父這輩子奉獻給空軍，真的值得了。

這篇文章並非要歌功頌德先父的功績，只是以一名退伍老將軍的家屬立場，敘述和父親相處日常見聞，讓世人瞭解這隻翱翔天際的雄鷹，背後真實的人生故事，大約三十年前我剛結婚不久，妻子歸寧回娘家時，娘家



許銘昌老師（左一）參加「八一四」勝利八十週年勳舊餐會，並與「不屈的英雄」謝翔鶴老師（右一）合影【照片取自國史館臺灣文獻館】。

親友曾私下問她：「將軍家裡是否每餐都吃山珍海味？」妻子回答：「真實的情況就是三菜一湯，如果多煮出一道菜，公公就會問：『今天誰過生日啊？』如果前一頓飯有剩菜，公公都會記得，秉持著鄉下孩子的勤儉精神，提醒要趕快加熱吃完」，從前先父在部隊擔任主官（管）職務時，國家有編列特支費讓他運用，但是先父除了參謀室必要支出項目，其他經費幾乎原封不動繳回，一般喜喪致意費用，他都自掏腰包從個人月俸支出，外界不瞭解的人，都以為將軍會累積不少財富，直到他離世後，我去辦理繼承事宜才瞭解，先父的總資產就連遺產稅繳交門檻都沒到，父親在世時曾經說過：「你要教育子孫，無論從事任何行業，一定要清廉自持，要記得我們的祖先只是農民，不是官宦世家——『農民之家，量入為出，縮衣節口，雖貧亦足』」，先父離世前，還特別交代我：「你要對國家心懷感恩尊敬，回饋空軍大家庭」。

身為一名戰鬥機飛行員的家屬，與先父相處五十六年的時間，我完全能感受到軍人眷屬的孤單感，眷屬須具備基本心理建設，能獨立自主、維持健康及生活平安，要有堅強的抗壓性，才可以讓飛行員無後顧之憂，全

心投入上級交付之任務，這就是對飛行員最大的幫助，因為飛行工作需要全神貫注而不容許絲毫閃失。

家人摯友更是飛行員最大的精神支柱，我們有時候也要適時給予關懷，先父離世前曾留下一「生命只有一次，不要活得太累」書法墨寶，我們目前已捐贈給臺東志航基地留存，留待飛行員日後自行參悟感受，期盼所有軍眷都當軍人及國家的後盾，若是所有百姓都像從前，做到「軍愛民，民敬軍」，則為國犧牲奉獻的先烈先賢，他們的偉大付出將更具價值。

註一：此處研判是蔣經國先生與許銘昌老師私誼甚篤，才會有開玩笑的趣味互動。

註二：余登發先生是日治時期橋仔頭庄（今高雄市橋頭區）人，曾任橋頭鄉長、高雄縣長與第一屆國大代表，與許銘昌老師的父親有同鄉交情。

註三：此處指許銘昌老師當年未遵照蔣中正總統想法直飛金門視察，而是徵詢蔣經國先生同意，總統專機先飛往松山機場「假落地」，再配合運輸班機時間前往金門，藉此落實國家元首的行程保密。